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
第二〇七種 乩仙偈 覺道人 往生奇逝傳

念佛貴乎念念無間，純一不雜，自能作主。譬如獅子哮吼，象王蹴踏，有何妖狐怪獸，能當其聲勢而不消滅乎？人若不為妄想所遷，則神純臻化，自然速成三昧矣。我佛設教多方，或大小始終，漸頓偏圓之不同。獨此念佛，不涉地位，不落階梯，一起直入如來實相法門，所謂「銷我億劫顛倒想，不歷僧只護法身」也。

禪宗云：余門學道，如螻蟻上於高山；念佛往生，如風帆行於順水。要知妄想起時，不須別作除滅。但舉阿彌陀佛一句，盡力揆揆便是攝心妙法。時節到來，自然忽悟。

昔永明壽禪師初出家，不知從何法修行。因寫三闕，一參禪，一念佛，一焚修，乃焚香拜佛祈禱：「弟子愚昧，何門修持，求佛明示。」以三闕入香筒內，三拈三得念佛，因而專心念佛，果成正果。覺道人有鑑於此，所以信之不疑，力行而得大功也。

揚州有一個覺道人，這道人言行敦厚，雖生於塵凡，卻時時有出世之志。雖茹葷腥，每月到有二〇餘日齋蔬。雖好飲酒，奈酒量甚小，只三、四杯便自酣然。有妻、有子孫，薄田數畝，耕讀營生，治家勤儉，安分樂道。日常專喜念佛，手持數珠，時刻不懈。

康熙某年，同兩個朋友往蘇州有事，順便到虎丘山遊玩。是時夏末秋初，進得山門，至千人石、可中亭、劍池、大殿前後，各處玩賞。又到山頂，登寶塔向太湖一望，茫茫白亮，真是奇觀。

續又到後天門，但見松陰樹色，蔽日張空，幽辟至境。有一靜室，進內觀看，上供呂祖聖像。屋樑正中，釘有鐵圈，用線懸掛木筆一枝，乃是木條刻成，不是免毫製造的。下邊方几上，列有沙盤一面。旁有老翁，蒲團坐功，與之行禮茶畢。因問：「設此木筆何為？」翁曰：「世人但有疑事，只虔誠焚香跪拜，心內默禱。我用符咒代為啟請，祖師即降乩，親自判斷。」

道人聽說，甚是驚異，欲試其奇，奈心中並無一事。乃暗想：「何不以念佛請示？」因向翁道：「我是行路人，偶來遊山，不曾多帶銀錢，只有銀六分，奉為香費，乞代召請。」

於是，點燭焚香，翁燒符持咒，道人虔誠叩首，心中默祝：「弟子愚昧，時常喜歡念佛，不知有無功效。特求大仙明白指示。」禱祝完，同去兩個朋友並代請老翁，總不知心中所問何事。少頃一刻，只見懸空木筆，不用人扶，果然自己運動。先在沙盤內三個大圈，隨即判八句，云：

念佛虔誠便是丹，念珠百八轉循環。
念成舍利超生死，念結菩提了聖凡。
念意不隨流水去，念心常伴白雲閒。
念開妙竅通靈慧，念偈今留與汝參。

乩筆寫完，末後又寫：「純陽子贈與揚州某人佩悟。」但見木筆迅運不停，頃刻而就。八句律詩，各以念字起首，語語深通禪理，且竟知覺道人姓名心事，尤為神奇。信是真仙幸遇，孰謂釋、道二教，授各不同也耶？乃敬拜服，叩謝祖師之後，復謝老翁。回至寓所，道人同兩友將抄偈細讀，共加珍愛，不忍釋手。後來回到揚州，愈加信心，晝夜虔誠念佛，惟恐世人執著，因撰〇條：

何必胡思亂想，只要一心念佛。
何必高聲朗誦，只要微和念佛。
何必成群做會，只要閉門念佛。
何必談禪說偈，只要老實念佛。
何必奇異神通，只要正信念佛。
何必棄業離俗，只要止觀念佛。
何必知書識字，只要虔誠念佛。
何必許願祈禱，只要悔過念佛。
何必寺院披剃，只要坐家念佛。
何必敲魚擊鼓，只要安靜念佛。

又述念佛要法，云：

一句彌陀無別念，不須彈指到西方。
漸漸雞皮鶴髮，看看行步龍鍾。
任你富貴榮華，難免生老病死。
惟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。
一句阿彌陀佛，真是宗門功券。
不拘大眾人等，信持都有奇驗。
行住坐臥莫離，直要不念自念。
若能念念不空，管取念成一片。
當念認得念人，彌陀與我同現。
從此永出娑婆，圓成極樂心願。

覺道人又將「〇何必」、「同念佛」要法，刊成斗方，印刷數〇萬張，遍於城鄉各處送人，普勸念佛。

這道人生於萬曆，經崇禎、順治、康熙，至雍正年。此人已百餘歲，尚康健猶壯，不欲人知姓名，真當代之奇人也。

往生奇逝傳

石成金天基

志誠念佛，確定往生極樂。歷有明驗，亦未有予妻周氏之奇逝而速應也。昔年，鄉里遍傳，以篤周翁之女，生而敏異。六歲入塾師，過目成誦。及至〇三、四歲，有類成人，談笑不苟。女紅之外，經文書算，無不精通。出口佳句，人俱以「才女」稱許。

予聞而聘之，〇六歲于歸予門，果與傳聞不異。香奩唱和，詩歌現在，予深自幸喜。且事公婆至孝，生二子三女，治家寬嚴互用，眷屬二〇餘人，內外從無問言。予有小莊數處，凡夏秋麥稻收支，以及錢糧費納，統掌無訛。予因得閒逸，怡然樂道，乃著書九〇二部，不啻數〇萬言，流傳天下。而其間凡涉閨女訓，俱與氏講論評定，予深服從。

氏之生性崇信佛法，若見聞經典禪語，如同輕車熟路，每每跪誦《金剛尊經》，時常念佛，不離於其口，數珠不離於其手，乃在家而有出家之行也。惟是最奇者，於雍正〇年五月〇四日午殮之餘，在架上偶撒唐朝綱鑿，執書坐向諸媳女，講論明皇事典兩三張。忽以手自抹眼云：「我時常虔誠念佛，今日果有西天童幡來迎接，我當隨去。」

說完，即拋書閉目坐逝。予急奔至，和手掩兒口鼻，孰知已屏氣不息矣。要知氏之專信佛法，其堅固不二之志，以及其聰慧過

人之才，非一世之偶然，由多生厚植善根，而始得天地毓靈所致。因是臨去之時，毫無病苦，亦不受惡境纏累，怡然自在，了無愁慘之容，非其平昔篤信篤行之力，何能如是乎？

氏今年五十九歲，與予夫婦四十年。雖云確定往生極樂，但氏倏爾長離，令予頓少內助而兼失良伴，時刻悲慟慘傷，何能已也。惟予年已衰老，雖同氏有念佛之誠，氏之念珠，現存予手，因失此佳偶，諸病叢生，棺衾齊備，不久當會氏於極樂蓮世，永住淨土，遂我心願而矣。

凡予此述，皆鄉里親族，人所共知，並無妄褒假飾。今刻此以告四方，普勸世人，專心念佛，同臻至善，共樂蓮域云爾。